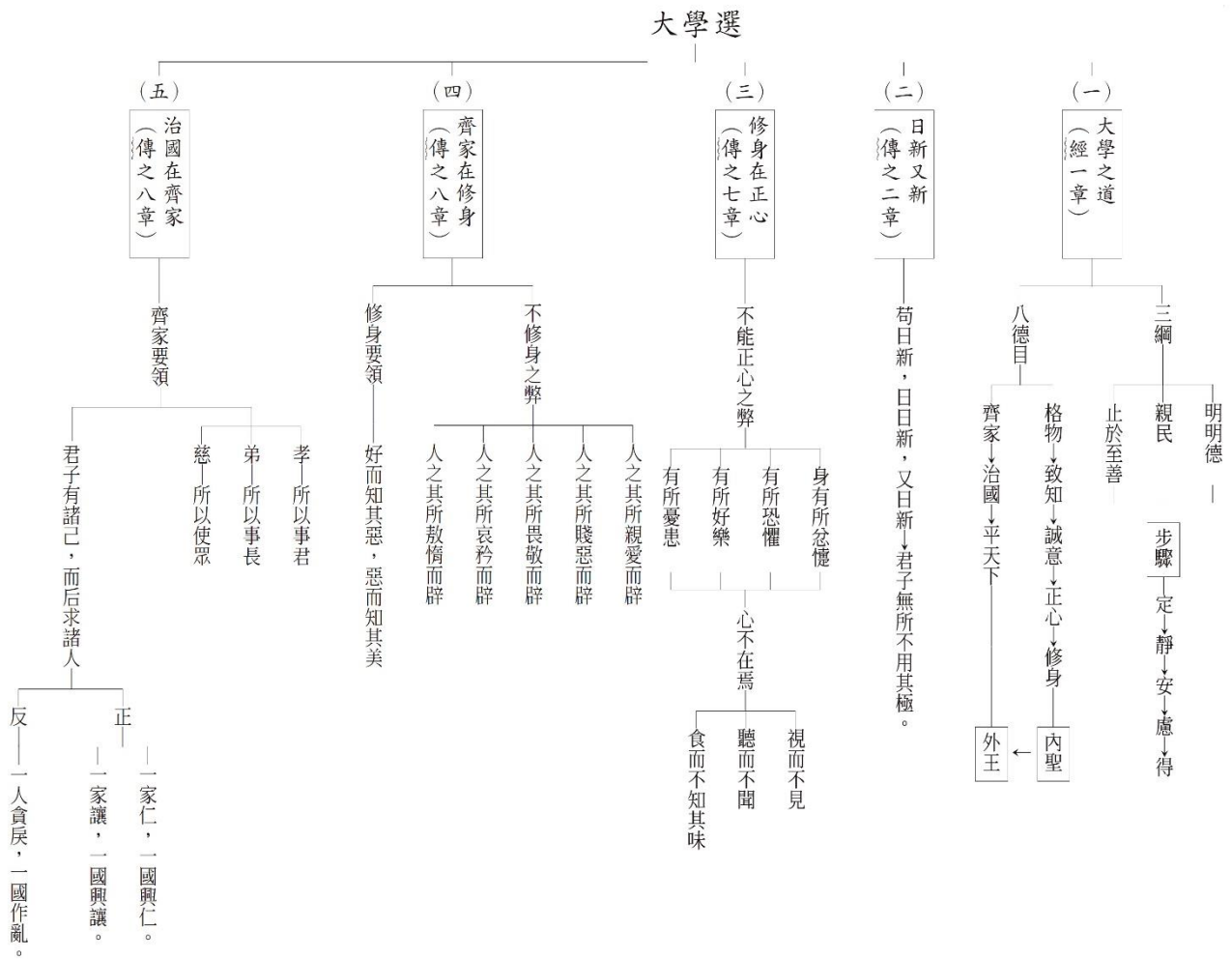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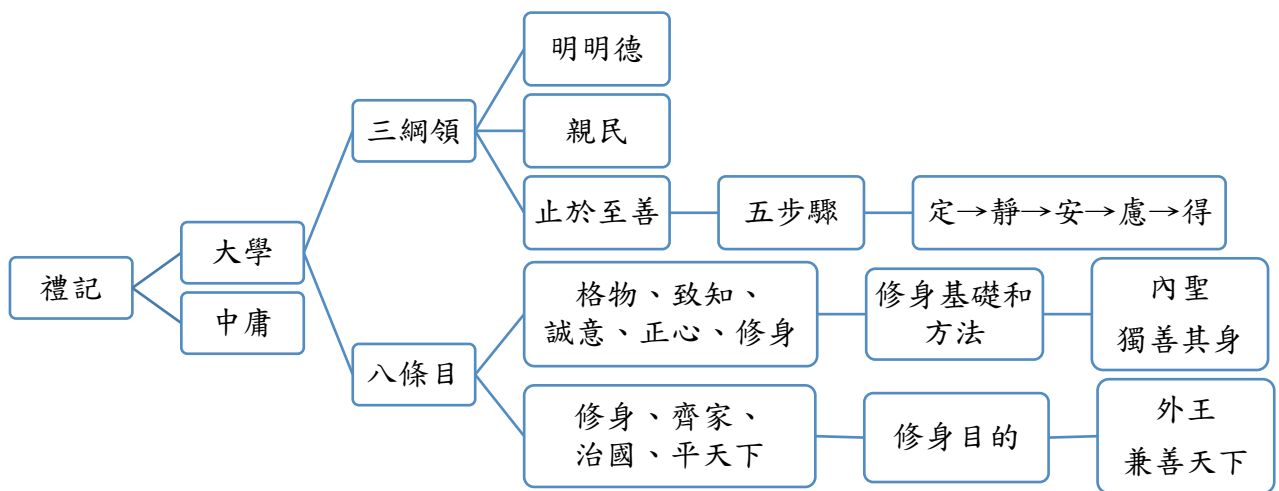


「大學選」



壹、大學簡介



一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原為《禮記》中的一篇。

二、南宋朱熹將它抽出獨立成書，與論語、孟子、中庸並列為「四書」。

朱熹所作的《四書章句集注》成為明清科舉考試的主要材料、當時士人必讀的經典，它

三、朱熹《四書章句集注·大學章句》：「大學者，大人之學也。」

周代，貴族子弟八歲入小學，所學內容多以識字之學等基礎課程為主。十五歲入大學（又稱太學），著重的是立身處世、修己治人的道理。所以，大學指的是「大人」所應研習的學問。因此朱熹在編排「四書」的次序時，就以大學為首。

《四書章句集注·大學章句》：

「人生八歲，則自王公以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，而教以灑掃、應對、進退之節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之文」

「及其十有五年，則自天子之元子，眾子，以及公卿、大夫、元士之適子，與凡民之俊秀，皆入大學，而教之以窮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。」

四、作者：大學的撰成，約在戰國末期至西漢之間。作者目前並無定論：

一說曾子作。朱熹大學章句，將大學分為經一章，傳十章，並云：「經一章，蓋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；其傳十章，則曾子之意，而門人記之。」但大戴禮記中的曾子立事等篇卻無相關記載。一說為孔門七十子後學者所記，出於眾人之手（漢書藝文志）。

貳、經一章：大學之道

※章旨：本章闡述大學的三綱領、八條目，並說明修己治人的方法，由內而外、循序漸進，將可達到止於至善的境界。

大學①之道，在明明德②，在親民③，在止於至善④。知止而后有定⑤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⑥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⑦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⑧。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⑨。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⑩。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⑪。致知在格物⑫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齊，家齊而后國治，國治而后天下平。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⑬皆以修身為本。其本⑭亂而末治⑮者否矣；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⑯，未之有也。

——經一章

※孫奇逢《四書近指》：

「此個學字，即夫子學而時習之學字，合千古帝王賢聖做此一件，生活不盡，所以為大道，在合德與民，而歸於至善之地。蓋德即身也，格、致、誠、正乃所以明之也。民即天下也。齊、治、均平乃所以新之也。德無一念之不明，民無一人之不新，身方底於粹精之域，所謂止至善也。通篇總括於『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』一句，工夫全在知止，不知止，則毫芒疑似之界，最難剖析。凡事必先見其大體之所極，而後可以深求其精微之所至。定、靜、安、慮皆知止中歷閱實功也。有本末自有終始，先非遺末，而末即在本中，如明德也須在民上明，不能振民育德，而謂之明德乎？修身也須在家國天下上修，不能親九族安百姓，而謂之修身乎？天下無離本之末，豈有遺末之本哉？總之身處天下國家之中，與物相感應，物者失其理便是身不修，而正心、誠意之功，俱屬惘然，第使物無不妥，所謂知之明處之當也，此之謂格物，此之謂誠、正、修，而齊、治、均平一通在內。」

一、【註釋】

①**大學**：大人之學，是修己治人的學問。

②**明明德**：彰顯自己美好的德行。上一個「明」字是動詞，彰顯；下一個「明」字是形容詞。明德，光明之德、美德。

③**親民**：親近愛護百姓。一說「新民」，即使人民革除壞習性，日新又新。

④**止於至善**：指「明明德」、「親民」皆能達到最完善的境界。止，至、到。

⑤**知止而后有定**：知道以「至善」為目標後，才能堅定信念、勇往直前。后，通「後」。

⑥**靜而后能安**：內心平靜不妄動，才能不受干擾，安於自己的處境。

⑦**慮而后能得**：慮事周詳，才能得其所止，達到至善的境界。

※朱熹說：「知止只是識得一個去處，既已識得，即心中便定，更不他求。如求之彼，又求至此，即是未定。靜則外物無以動其心。安則所處而皆當，看扛到哪裡去，都移易它不得。靜謂遇物來能不動，安謂隨所遇而安。安蓋深於靜也。慮是見於應事處，思之精審。得謂得其所止。」

⑧「**物有本末**」四句：指事物有本末、先後的關係，能明瞭其中的道理，就能貼近大學之道。

⑨**齊其家**：指治家。家，指家族或卿大夫之家。

⑩**誠其意**：使自己的意念真誠無妄。

⑪**致其知**：推展自己的知識至極點。致，推求窮究。

⑫**格物**：窮究事物的道理。格，至，指窮究其精微。

※朱熹《四書章句集注·大學章句》：「格，至也。物，猶事也。窮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。」

朱熹《大學纂疏》：「格者，極至之謂，如『格於文祖』之格，言窮之而至其極也。」

※蔣伯潛《十三經概論第五編禮記述要》：「朱子以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窮益之，以求至乎其極。至於用力之久，一旦豁然貫通，則諸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。蓋謂知識得自經驗，須先就個別之事物一一求之，及一旦豁然貫通，方能悟出大道理來，其方法為歸納的。」

※明王守仁（王陽明）《王文正公全集大學問》訓「格」為「正」，猶孟子「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」之「格」。他早年讀了朱熹的文章，就對著一枝竹細細地格起來，格了幾天，竟格不出所以然，反而累病了。後來他恍然大悟，說：「物者，事也。凡意之所發，必有其事，意所在之事謂之物。格者，正也。正其不正，以歸於正之謂也。」「致知云者，致吾心之良知焉耳。欲致良知，須先格物。」故其四句教有云：「知善知惡是良知，為善去惡是格物。」他認為良知為吾心所固有，無待外求，只須致內心之良知，就是格物工夫。

⑬**壹是**：都是。

⑭**本**：指修身。

⑮**末**：指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

⑯**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**：該重視的卻加以輕忽，較次要的事卻看得非常重要。所厚，指修身。所薄，指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

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

1. 曾子說：「吾日三省吾身。」（《論語·學而》）
 2. 荀子說：「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，則知明而行無過矣。」（荀子〈勸學〉）
 3. 孔子從十五歲開始，力學五十餘年，修養道德，終於成為聖人。自覺承擔起社會的責任，他培養三千弟子，七十二賢人。刪詩、書，序周易，定禮、樂，作春秋，對保存和傳播古代文化作了偉大的貢獻。
 4. 周公以道德修身，盡事君之道，武王有疾，他向上天禱告，願以身代。他輔佐成王，「一沐三握髮，一飯三吐哺」，勤於王事。
 5. 范仲淹專注於修身，具有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、「居廟堂之高，則憂其民；處江湖之遠，則憂其君」、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」的博大胸懷（岳陽樓記）；
 6. 孟子：「我知言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」（《孟子·公孫丑》）
 7. 蘇武囚於匈奴十九年，守節不屈；文天祥殺身成仁，舍生取義。
- 這種富貴不能淫、貧賤不能移、威武不能屈的偉大人格力量，都是從不斷的修身中得來的。所以修身在八條目中處於根本的關鍵地位。

二、【語譯】

大學的理想，在彰顯自己的美德，在親近愛護百姓，在使人們達到最完善的境界。知道以至善為目標後，才能堅定信念。堅定信念後，才能使內心平靜不妄動。內心平靜不妄動，才能不受干擾，安於自己的處境。安於自己的處境，才能慮事周詳。慮事周詳，才能得其所止，達到至善的境界。事物的存在有其本末；事件的發生有其先後，若能明瞭其中的道理，就能貼近大學的理想了。

古人要想在天下彰顯自己的美德，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國家。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國家，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族。要想整治好自己的家族，先要修養好自身的品德。要想修養好自身的品德，先要使自己的心志端正。要想使自己的心志端正，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誠無妄。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誠無妄，先要推展自己的知識到極致。要想推展自己的知識到極致，在於能窮究事物的道理。事物的道理能窮究極盡後，知識便無所不到。知識能無所不到，意念便真誠無妄了。意念能真誠無妄，心志也就端正了。心志端正後，自身的品德也就修養好了。自身的品德能修養好後，家族也就整治好了。家整治好後，國家也就平治了。國家能平治後，天下也就太平了。

從天子到平民，都是以修身做為根本。無法從根本的修身做起，卻想達到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那是不可能的；輕視重要的修身，而重視次要的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如此想使天下平治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

三、【名言】◎無論你出身高貴或低賤都不重要，但你必須懂得做人的道理。（德國·歌德）

◎國家的偉大不是以人民的數目來衡量，正如一個人的偉大不是以他的身高來衡量。衡量偉大的唯一尺度，是人民的精神發展和道德水準。（法國·雨果）

◎道德是永存的，而財富每天在更換主人。（古希臘·普魯塔克）

四、【事例】本亂而末治者否矣——隋煬帝荒淫無道而亡國

隋朝是個短命的王朝，只有三十八年。父親楊堅創業，在位二十四年；兒子楊廣即位後十四年卻成為亡國之君。

隋文帝注重修身，以勤儉治天下，不出數年而人民殷富，府庫充盈，建立統一而強大的隋帝國。而隋煬帝即位後，不重修身，不喜人諫，荒淫無道，富強的隋帝國頓時分崩離析，「一人失德，四海土崩」（隋書 煬帝本紀）。隋煬帝也在農民起義的烽火中，被宇文化及所殺，身死國滅。不修身而想治國，這是本末倒置，緣木求魚，曠古未有之事。

參、傳十章

首章，釋明明德

《康誥》曰：「克明德」。《大甲》曰：「顧諟天之明命」。《帝典》曰：「克明峻德（大德）」。皆自明也。

二章，釋新民

※日新又新

章旨 本章引古訓及尚書、詩經上的話，解釋日新、新民的道理。

湯①之盤銘②曰：「苟日新③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」（以每日淨身強調自我省察與修德之重要）康誥④曰：「作新民⑤。」詩曰：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⑥。」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⑦。

——傳之二章

一、【註釋】

- ①湯：即成湯，商朝開國之君。
- ②盤銘：鏤刻在盥洗器皿上，用以自警或自勉的銘辭。
- ③苟日新：如果每天能洗淨自己身上的污垢而煥然一新。苟，如果。
- ④康誥：尚書周書中的篇名。
- ⑤作新民：指鼓舞百姓成為自新的人民。作，振作，在此有鼓舞之意。
- 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：周朝雖是古老的邦國，但接受天命後而展現新氣象。語出詩經大雅文王篇。維，乃、是。
- ⑦無所不用其極：指竭盡心力、想盡一切辦法達到至善的境界。極，竭盡。
 - 1.鄭玄注：「極猶盡也。君子日新其德，常盡心力不有餘也。」
 - 2.「無所不用其極」本指竭盡全力，止於至善。後轉為貶義，指做壞事時用盡一切卑劣手段

二、【研析】

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被刻在商湯的盥洗器皿上，原是提示盥洗的目的，是為了保持身心的潔淨與清新，由此類推到品德的修養、思想的改造也要力求日新又新。這使人想到基督教的每日懺悔。精神上的洗澡，就是莊子知北遊所說的「澡雪而精神」，禮記儒行所說的「澡身而浴德」。

大人之學的主要任務，是要君王自強自新，並教導人民除舊布新，自立自新，以達到國治而天下平的地步。所以新民的要求是：既要君主自新，又要人民更新。要在君主自新的榜樣下，化育人民更新，而且要堅持不懈地做下去，以期達到止於至善的地步。為達到這樣的目標，首先應要求人們不斷提高自身的道德標準；其次要具有實事求是的精神，持之以恆，穩步前進；第三要樹立新的觀念，不斷除舊布新，不以現有的為滿足，由自新而使人人日日新，「無所不用其極」而止於至善。

朱子語類引趙順孫曰：「塵垢之汙其害淺，利欲之昏其害深。塵垢之汙，人知術以去之，而利欲之昏，則不知所以去之。欲去利欲之昏而復本然之明，則存養省察之功，其可一日而有間斷哉？」宋葉賀孫說：「苟，誠也。要緊在此一字。」

- 三、【名言】◎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過也，人皆見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（論語子張）
◎犯錯是自然之事，改正錯誤卻是光榮之事。（美國·華盛頓）
◎一個人必須把他的全部力量，用於努力改善自身，而不能把他的力量，浪費在別的事情上。（俄國·托爾斯泰）

四、【語譯】

商湯盥洗器皿上的銘文說：「如果每天能洗淨自己身上的污垢而煥然一新，那麼就應當天天清洗，並且每天都不要間斷。」尚書康誥上說：「要鼓舞百姓成為自新的人民。」詩經上說：「周朝雖是古老的邦國，但接受天命後而展現新氣象。」所以有道的君主會竭盡心力，想盡一切辦法達到至善的境界。

五、【課文參考資料】

「銘」在古代常刻在器物上或碑上，是兼用於勸戒和褒贊的韻文。銘文在先秦就很盛行，大多刻在器物上。有的是記錄功勳，但大多是勸戒之語，用於激勵人們。如禮記大學篇記載湯盤銘說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，就是勸戒人們要天天更新，日日向上。後來銘文極多，記錄功勳的「銘」，著名的有班固的封燕然山銘等；勸戒激勵的「銘」，著名的有崔瑗的座右銘等。劉禹錫的陋室銘，也是一篇激勵自己志向的著名銘文。封燕然山銘前面有序，後面銘文是每句有「兮」字的騷體，座右銘則是每句五字的韻文，可見格式並不固定，但大多數銘文是每句四言的韻文。

三章，釋止於至善

《詩》云：「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」。《詩》云：「緡蠻黃鳥，止于丘隅」。子曰：「於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！」

《詩》云：「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止」。為人君，止於仁；為人臣，止於敬；為人子，止於孝；為人父，止於慈；與國人交，止於信。

《詩》云：「瞻彼淇澳，萋竹猗猗。有斐君子。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僩兮，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」；「如切如磋」者，道學也。「如琢如磨」者，自修也。「瑟兮僩兮」者，恂慄也。「赫兮喧兮」者，威儀也。「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」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不能忘也。

《詩》云：「於戲，前王不忘！」君子賢其賢，而親其親。小人樂其樂，而利其利。此以沒世不忘也。

四章，釋本末

子曰：「聽訟，吾猶人也。必也，使無訟乎！」無情者，不得盡其辭，大畏民志。此謂知本。

五章，釋格物致知

此謂知本。此謂知之至也。

（右傳之五章，蓋釋格物、致知之義，而今亡矣。此章舊本通下章，誤在經文之下。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：「所謂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惟於理有未窮，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，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，以求至乎其極。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此謂物格，此謂知之至也。」）

六章，釋誠意

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，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。此之謂自謙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小人閒居為不善，無所不至，見君子，而後厭然。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。此謂誠於中，形於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曾子曰：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」。富潤屋，德潤身。心廣體胖。故君子必誠其意。

七章，釋正心修身

※修身在正心

章旨 本章解釋修身必先正其心的道理，唯有讓內心不受到各種不當的情緒左右時，才能心正而身修。

所謂「修身在正其心」者，身有所忿懣①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好樂②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憂患，則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③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謂「修身在正其心」。

——傳之七章

孫奇逢《四書近指》：「心體廓然大公，物來順應，忿懣、恐懼等情雖不能無，然非有所，一有所則己私橫處於中，而心靈遂失其位，一不正即不在矣。心一不在則身無所主，視誰視？聽誰聽？而飲食又誰為飲食也？軀竅雖是，神明全非，此謂修身在正其心。正、修工夫總在誠意中，此特舉身心相關處痛切言之，蓋心之所有，身不能無也，心之所無，身不能有也，身心異用，非理之所許。」

一、【註釋】

- ①忿懣：音ㄈㄣˋㄩˋ、ㄕㄨˋ、，怨恨發怒。懣，怒。人受外物或情緒影響，則不能端正思考或行事
- ②好樂：音ㄏㄠˋㄌㄜˋ、一ㄠˋ、，愛好、喜歡。
- ③心不在焉：心思不放在這件事情上面，指不專心。焉，此。心有旁騖，則無以修身。

二、【研析】

本章旨在論修身必先正其心的道理。自古以來，聖賢教人為學，都勉人時時操存自己原本就光明的本心，使心居於主宰一身的正位，讓自己的視聽言動都能夠合乎該有的節度。朱熹說：「心者，人之神明，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。」心既是神明，具眾理，又怎會不得其正呢？如果心受到負面情緒的影響，如心中有所忿懣、恐懼、好樂、憂患，都會使我們的心不得其正，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。

由此可知，當心被情緒掌控時，必會失其正而造成偏差。因此我們要端正心思，用理智來駕馭情緒，對於不好的情緒和紛雜的意念，必須時時省察，加以控制與涵養，使本心不為物欲、意氣、情感所蒙蔽，這樣我們各方面的表現就能各得其宜了。

三、【名言】◎心中安寧，幸福臨門。(古羅馬·西塞羅)

◎心靈是自己做主的地方，能把地獄變成天堂，把天堂變成地獄。(英國·彌爾頓)

◎神和魔鬼在交戰，戰場就是人們的心。(俄國·杜斯妥也夫斯基)

四【事例(一)】身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正——甘地克制憤怒的「不合作運動」

印度國父甘地年輕時有一次到南非旅行，他買了頭等艙的車票，列車長卻強迫他去坐三等艙車廂，他拒絕交出車票，因而被趕下火車，他在鐵路月臺上度過了一個寒冷的夜晚。

那個夜晚，他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充滿怒火，但這件事反而成為他人生的轉捩點。就在那個晚上，他決定要戰勝自己的憤怒，發誓要用不抵抗的非暴力方式來對抗不公。回到印度後，他就以這種方式，推行「不合作運動」，成功地抵制英國的殖民統治，讓印度獲得獨立。

【事例(二)】修身在正其心

明崇禎末年，兵部尚書洪承疇在松山會戰時大敗，被清兵俘虜。洪承疇被俘後，一度表現了忠貞的節操。清王命他下跪，他說：「吾天朝大臣，豈拜小邦王子乎！」清人將他囚禁在斗室中，他終日號哭，滴水不沾，口誦諸葛亮出師表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，只求速死。但後來禁不起女色誘惑，最後投降清朝，充當清兵馬前卒。與此相反，南宋洪皓出使金國，被扣留十五年，歷盡折磨，忠貞愛國。他不畏強暴，視死如歸，不辱使命。巧妙地拒絕韓昉推薦，不出仕金朝，保持民族氣節。他機智地、靈活地搜集情報，供南宋決策時參考。而後青史垂名，被譽為第二個蘇武。由此二例可見「正心」的重要。

五、【語譯】

經文中所說「修養自身的品德先要端正自己的心志」，意思是自身陷於忿怒，心就不能端正；有所恐懼，心就不能端正；有所偏好，心就不能端正；有所憂慮，心就不能端正。一個人心神不專注時，那麼，眼睛看著東西卻像沒有看到，耳朵聽著聲音卻像沒有聽到，口裡吃著東西卻不知道是什麼滋味。所以說「修養自身的品德先要端正自己的心志」。

八章，釋修身齊家

(四) 齊家在修身

章旨 本章解釋齊家必先修身的道理。人易因偏心、偏見而不辨善惡，則自身既不修，亦不能齊其家。

所謂「齊其家在修其身」者，人之①其所親愛而辟②焉，之其所賤惡③而辟焉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之其所哀矜④而辟焉，之其所敖惰⑤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惡⑥，惡⑦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。故諺有之曰：「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碩⑧。」此謂身不修，不可以齊其家。

——傳之八章

孫奇逢《四書近指》：「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，家道之所以正也。辟則有所好惡，安得中節？故美中有惡，都以其好之辟而掩之；惡中有美，都以其惡之辟而掩之。這樣好惡，則家之心志自紛，耳目自亂，如何得齊？修身言好惡者，蓋家國天下之通關處也。總之一如惡惡臭、好好色之誠，而貫於齊、治、均平之中，其功力全在致知上，所謂壹是皆以修身為本，任舉一節，通體融徹，才是善讀書。」

一、【註釋】

- ①之：猶「於」也。
- ②辟：音 夕一、，指偏袒或有偏見。
- ③惡：音 义、，厭惡。
- ④哀矜：同情憐憫。矜，音 ㄌ一、，憐憫。
- ⑤敖惰：傲慢怠惰。敖，音 么、，通「傲」。

⑥好而知其惡：喜愛一個人卻又能了解他的缺點。好，音ㄏㄠˋ，喜歡。惡，音ㄜˋ，缺點。
（言存心公正而無偏見）

⑦惡：音ㄨˋ，厭惡。

⑧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：人都不知道自己兒子的缺失，不滿足於自家禾苗的碩大。
碩，大。（溺愛者不明，貪得者無厭）

※「之其所親愛而辟焉」有二解：一解以之為於，以辟為偏；「之其所親愛為辟」，謂對於自己所親愛之人有偏愛之心。另解以之為適，以辟通「譬」，喻也；「之其所親愛而辟」，謂往自己所親愛之人身上衡量，當可發覺其之所以為我所親愛，乃因其有美德，如此則可曉諭自己亦當修養美德。另解稍嫌迂曲，故以第一解為佳。以下「之其所賤惡而辟焉」四句可類推。

二、【研析】

由於每個人身處環境和所受教育不同，人們往往會出現各種情感上的偏私，對不同的人，有時也會產生不同的情感和偏見，如果帶著這些偏見與別人相處或做事，就不能做到真正的公正無私、一視同仁。所以要整治好家庭，必先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，先端正自己，然後方能正人。

本章說明了修身與齊家的關係，提出了「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」的修身原則，並指出了偏私和偏見是修身的障礙。因為偏私，則對親人溺愛，才会有「人莫知其子之惡」的情形。因為有偏見，才會出現「親愛而辟」、「賤惡而辟」、「畏敬而辟」、「哀矜而辟」、「敖惰而辟」的種種現象。故本章所論修身的重點，是在於去除情感上的偏僻不正。

人不能離群索居，總是要與人相處，因此待人的態度是十分重要的。但我們常常會因交情的深淺、一己的好惡，而影響到對人的態度與評價。往往不自覺地會袒護或縱容自己親近、喜歡的人；也不自覺地厭惡、鄙視所討厭的人。講到齊家，最忌諱的正是此等的偏私、偏見與蒙蔽。因為好惡有了偏頗，則親人之間必然無法和睦相處，甚至會心生嫌隙與怨懟。由本章，我們清楚地看到片面、主觀地處理人際關係所產生的危害，因此我們必須導正自己的情感，理性、客觀地處理人際關係，如此，家人間的和睦融洽，方可預期。

三、【名言】◎偏見是黃疸病，有偏見的眼睛看什麼都是黃的。（英國·波普）

◎一千個偏見和不正確的思想等於沒有任何思想！（俄國·杜斯妥也夫斯基）

◎每個人都該堅持走自己的道路，不被權威所嚇倒，不被當時的觀點所牽制，也不被時尚所迷惑。（德國·歌德）

四、【事例(一)】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——祁黃羊外舉不避仇，內舉不避親

春秋時，晉悼公有一次問大夫祁黃羊說：「南陽縣缺個縣長，你覺得派誰去比較合適呢？」祁黃羊回答：「叫解狐去，他一定能夠勝任！」悼公驚奇地問：「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嗎？你為什麼要推薦他呢？」祁黃羊說：「你只問誰能勝任，並沒有問解狐是不是我的仇人呀！」於是，悼公就派解狐到南陽縣任官。解狐到任後，將政事辦理得很好，大家都稱頌他。

過了一些日子，悼公又問祁黃羊說：「現在朝廷裡缺少一個掌管軍事的官員，你看有誰能勝任這個職位呢？」祁黃羊說：「祁午能夠勝任。」悼公又奇怪地問：「祁午不是你的兒子嗎？你推薦你的兒子，不怕別人講閒話嗎？」祁黃羊說：「你只問我誰可以勝任，所以我就推薦了他，你並沒問我祁午是不是我的兒子呀！」悼公就派祁午去擔任這個官職。祁午上任後，將政事辦理得很好，大家都稱頌他。

孔子聽到這兩件事，對祁黃羊稱讚不已，說：「祁黃羊說得太好了！他推薦人，完全是以才能作標準，不因為是自己的仇人，就心存偏見而不推薦他；也不因為是自己的兒子，怕人議論而不便推薦。像祁黃羊這樣的人，才稱得上大公無私啊！」

公正無私方能克服偏見，像祁黃羊「外舉不避仇，內舉不避親」的事跡，就是典型的例子。

【事例(二)】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——疑人偷斧，宋人疑鄰

偏見是人的毒瘤，是事業的障礙。偏見會帶來偏愛和偏恨。俗語說：「情人眼裡出西施，情敵口裡變東施。」列子記載了一則「疑人偷斧」的寓言：有一個人弄丟斧頭，懷疑是鄰家的兒子偷了，看他走路的姿勢、面部的表情、說話的態度、行動的樣子，都像是偷斧頭的人。後來這個人找到了斧頭，再看鄰家的兒子，就一點也不像小偷了。

韓非子中有一則「宋人疑鄰」的寓言：宋國有個有錢人，家中的牆被大雨沖壞了。他的兒子說：「不把牆修好，一定會有小偷來偷東西。」他鄰居的父親也這麼說。天黑之後，有錢人的家果然遭小偷，丟了很多財物。這個有錢人覺得自己的兒子很聰明，卻懷疑鄰居偷了他的東西。同樣的忠告，這個有錢人卻採取不同的態度，可見偏見會讓人失去正確的判斷。要克服偏見，必須先培養公正無私的美德。

五、【語譯】

經文中所說「整治自己的家先要修養自身的品德」，是說一般人對於所親近愛護的人便存著偏見，一味地親近愛護他。對於所輕蔑厭惡的人便存著偏見，一味地輕蔑厭惡他。對於所畏服敬重的人便存著偏愛，一味地畏服敬重他。對於所哀憐憫恤的人便存著偏見，一味地哀憐憫恤他。對於所鄙視怠慢的人便存著偏見，一味地鄙視怠慢他。所以，喜愛一個人卻又能了解他的缺點，厭惡一個人卻又能了解他的優點，這種人在天下是少有的。因此俗話說：「人都不知道自己兒子的缺失，不滿足於自家禾苗的碩大。」這就是說不修養好自身的品德，就無法整治好自己的家。

九章，釋齊家治國

※治國在齊家

章旨 本章解釋治國必先齊家的道理，強調只要擴充孝悌、慈愛的美德，自然能將齊家的功效推展到全國，而使國家平治。

所謂「治國必先齊其家」者，其家不可教，而能教人者，無之。故君子不出家，而成教於國①。孝者，所以事君也；弟者，所以事長也；慈者，所以使眾②也。康誥曰：「如保赤子③。」心誠求之，雖不中④，不遠矣。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。

一家仁，一國興仁；一家讓，一國興讓；一人⑤貪戾⑥，一國作亂（上行下效）；其機⑦如此。此謂一言僨事⑧，一人定國。堯、舜帥⑨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；桀、紂帥天下以暴，而民從之。其所令，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。（主政者當身體力行，為民表率）

是故君子有諸己，而后求諸人；無諸己，而后非諸人⑩（講求恕道，正人先要正己）。所藏乎身不恕⑪，而能喻⑫諸人者（正人必先正己），未之有也。故「治國在齊其家」。

詩⑬云：「桃之夭夭⑭，其葉蓁蓁⑮。之子于歸⑯，宜⑰其家人。」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⑱云：「宜兄宜弟。」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⑲云：「其儀不忒⑳，正是四國㉑。（治國必先齊家）」其為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此謂「治國在齊其家」。——傳之九章

- 1.金履祥《大學疏義》：「此章之傳，大抵推明治國者必先齊其家之理，與不齊其家者之不可以治其國也，反覆言之。至於齊家工夫，則自孝、弟、慈三言之外，未數數言也。齊家之要，則於三引詩見之，若所謂父子、兄弟、夫婦，是齊家之大端也，所以能化其國人者也。然其首引桃夭宜家之詩，繼引蓼蕭宜兄弟之詩何也？家道之睽始於婦人，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，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，齊家者而至於使之子之宜家，兄弟之相宜，則家無不齊者矣，宜乎其儀不忒，而足以正是四國也。正是四國一節，已開下章平天下之意。」
- 2.孫奇逢《四書近指》：「雖釋齊家治國，然必歸重人主之身，乃窮源之論。不出家而成教，言只修身以教家，而自然成教於國。孝者三句，正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的柱子。心誠求之，直推本誠意，乃聯屬家以及國之真血脈也。一人仁讓貪戾，如形之於影，堯、舜之民仁，桀、紂之民暴，皆一人為帥，而天下從之。所謂一人者，正歸本於君身也。有諸己無諸己，到底只以身教，絕無求人非人之念。藏身之恕，即堯、舜之帥天下以仁，隱然含下絜矩意。歷數三詩，只於夫婦、兄弟、父子求宜，其實歸結有國者身上去。宜之者身也，足法者身也，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。傳者以忠恕明一貫，所以稱守約者乎！齊治合傳，言身則家在其中，言家則皆根說來，總見修身為本意。」

一、【註釋】

- ①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：君子不必走出家門，就能把教化推廣到全國。此句意通於「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於有政」
- ②使眾：指使役、勞動百姓。
- ③如保赤子：保護百姓如母親愛護嬰兒一般。赤子，嬰兒。
康誥曰：「如保赤子。」心誠求之，雖不中，不遠矣。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：乃因慈愛幼小，乃人之本性，心誠求之，雖不中，亦不遠矣
- ④中：音 ㄓㄨㄥˋ，相合。
- ⑤一人：此指國君。
- ⑥貪戾：貪婪暴虐。戾，音 ㄌㄧˋ，乖悖暴虐。
- ⑦機：本指發動的機關。引申為事物發生變化的關鍵。
- ⑧僨事：敗事、不成事。僨，音 ㄉㄢˋ。
- ⑨帥：通「率」，領導。
- ⑩「君子有諸己」四句：指君子自己有善行，然後才可以要求別人行善；自己沒有過錯，然後才可以指正別人的過錯。諸，之於。
- ⑪所藏乎身不恕：指自身不具有恕道。藏，懷藏，引申為具有。
- ⑫喻：曉諭、教導。
- ⑬詩：指詩經周南桃夭篇。
- ⑭夭夭：嬌豔美好的樣子。
- ⑮蓁蓁：草木茂盛的樣子。蓁，音 ㄓㄨㄢˋ。
- ⑯之子于歸：這個美好的女子要出嫁了。之，此。于，往。歸，古代稱女子出嫁。
- ⑰宜：和善親睦。
- ⑱詩：指詩經小雅蓼蕭篇。 ⑲詩：指詩經曹風鳴鳩篇。
- ⑳其儀不忒：自身的行為沒有差錯。儀，行為。忒，音 ㄊㄟˋ，差錯。
- ㉑正是四國：匡正四方的邦國。

二、【研析】

本章論述治家和治國的一致性，然治家仍以修身為基礎，一個人能端正自身、修養品德，自然能整頓好自己的家庭，進而治理國家。

首段說明治國要先從齊家做起：一個人只要能孝親、敬長、慈愛晚輩，依此類推，便能事君、事長、使眾。文中引用尚書康誥「如保赤子」為喻，強調君主應存慈愛之心，體察百姓疾苦，就能得到民眾擁戴，國家也就能治理好了。可見能實踐家庭倫理道德，就能「成教於國」。由此可以歸納出：家族倫理正是政治倫理的基礎。

次段申論一人可以影響一家，一家可以影響一國。如果一個統治者能齊其家，使皆具有仁愛禮讓的美德，則一國之中都會興起仁愛禮讓的風氣。統治者不僅是家人最直接的榜樣，同時也是國人的表率。統治者仁愛，百姓也隨之仁愛；統治者暴戾，百姓也隨之暴戾。堯、舜和桀、紂的不同表現，就是最好的例證。國家治亂的關鍵，既繫於統治者的言行舉止，因此統治者必先正己而後正人，如此百姓才會心悅誠服地接受他的教化。

末段三次引用詩經的句子，進一步闡明治國在齊家的道理。首引詩經周南桃夭，言宜其家人；次引小雅蓼蕭，言宜兄宜弟；再引曹風鳴鳩，言身正才可以正四方之國。這種寫法除了更能感發人的意志，也希望人們在反覆吟詠之際，心領神會，對其中的意味和道理，有更深刻的體會和領悟。

「國家」僅從詞語關係來看，國和家的關係就是如此血肉相連，密不可分。尤其是在以家族為中心的宗法制社會時代，家是一個小小的王國，家長就是它的國王；國是一個大大的家，國王就是它的家長。因此，無論是國王還是家（族）長都有生殺予奪的至高權力；因此，有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的規範貫穿國與家；也正因為如此，我們才能理解：「治國必先齊其家」。

不過，進入現代社會，情況已發生了極大變化：一方面，國已不允許實行家長制；另一方面，家已大大地民主化。不僅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的規範已成為過去，就是孝、悌觀念也日漸式微，喪失了「君子不出家，而成教於國」的基本條件。而且，「其家不可教，而能教人者」的現象也不是「無之」，而是不難見到了。比如說，一個優秀教師教不好自己的子女，一些當政官員的公子以身試法等等。這類事情屢見不鮮，值得令人深思。

從另一方面來看，大學的這一章反覆強調以身作則，要求「君子有諸己，而后求諸人；無諸己，而后非諸人」，指出「其所令，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」、「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諸人者，未之有也」，這些思想卻並不因為社會時代的變遷而失去光彩。它既是對「欲治其國者」的告誡，值得推薦給當政為官的人作為座右銘；也是對儒學「恕道」原則的闡發，可廣泛應用於生活的各個方面，作為我們立身處世、待人接物的有益參照。（節錄自楊曉明編現代版四書五經，臺北薪傳出版社）

三、【名言】◎無責人，自修之第一要道；能體人，養量之第一要法。（明朝·呂坤）

◎當我們批判他人錯誤的同時，不應該放過對自我的批判，更要以嚴厲的態度來審視自己。（法國·蒙田）

◎一個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。（民國·冰心）

四、【語譯】

經文中所說「治理自己的國家先要整治自己的家」，是說如果自己家人都教育不好，而能教育好別人，這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君子不必走出家門，就能把教化推廣到全國。能孝順父母，就能事奉君主；能恭順兄長，就能事奉長上；能慈愛子女，就能役使百姓。尚書康誥上說：「保

護百姓如母親愛護嬰兒一般。」如果誠心向這方面追求，雖不能完全符合要求，但也相差不遠了。這個道理就像從來沒有女子先學會養育孩子而後再出嫁的。

國君一家能夠實踐仁愛，仁愛就會在一個國家裡盛行起來；國君一家能夠做到禮讓，禮讓就會在一個國家裡盛行起來；要是國君貪婪暴戾，那麼全國人民也會跟著起來作亂；這種好壞轉變的關鍵是這般重大。所以說一句話可以敗壞事情，一個人也可以安定國家。唐堯、虞舜以仁愛領導天下，百姓也跟著行仁；夏桀、商紂以暴虐領導天下，百姓也跟著施暴。倘若自己的行為是殘暴不仁的，而要命令百姓實踐仁愛，他們是不會聽從的。所以君子自己有善行，然後才可以要求別人行善；自己沒有過錯，然後才可以指正別人的過失。如果自身未具備推己及人的恕道，而想勸勉別人聽從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說「治理自己的國家先要整治自己的家」。

詩經上說：「桃花是那麼嬌豔美好，葉子又是那麼美麗茂盛。這個美好的女子出嫁了，要與她的夫家和睦相處。」能與家人和睦相處，然後才可以教化國人。詩經上說：「與兄弟和睦相處。」能與兄弟和睦相處，然後才可以教化國人。詩經上說：「自身的行為沒有差錯，所以能夠匡正四方的邦國。」正因為他無論身為父、子、兄、弟時，都足以作別人的模範，然後人民才會效法他。所以說「治理自己的國家先要整治自己的家」。

十章，釋治國平天下

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，上老老而民興孝，上長長而民興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倍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

所惡於上，毋以使下；所惡於下，毋以事上；所惡於前，毋以先後；所惡於後，毋以從前；所惡於右，毋以交於左；所惡於左，毋以交於右。此之謂絜矩之道。

《詩》云：「樂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」民之所好好之；民之所惡惡之。此之謂民之父母。《詩》云：「節彼南山，維石巖巖。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」有國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則為天下僂矣。

《詩》云：「殷之未喪師，克配上帝。儀監于殷，峻命不易。」道德眾，則得國；失眾，則失國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；有人此有土；有土此有財；有財此有用。德者，本也；財者，末也。外本內末，爭民施奪。是故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民聚。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；貨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

《康誥》曰：「惟命不于常。」道善則得之，不善則失之矣。《楚書》曰：「楚國無以為寶，惟善以為寶。」舅犯曰：「亡人無以為寶，仁親以為寶。」

《秦誓》曰：「若有一臣，斷斷兮，無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，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；人之彥聖，其心好之；不啻若自其口出，實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孫黎民，尚亦有利哉！人之有技，媚疾以惡之；人之彥聖，而違之俾不通，實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，亦曰殆哉。」唯仁人放流之，迸諸四夷，不與同中國。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，能惡人。見賢而不能舉，舉而不能先，命也；見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遠，過也。好人之所惡，惡人之所好：是謂拂人之性，菑必逮夫身。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驕泰以失之。

生財有大道。生之者眾，食之者寡；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；則財恆足矣。仁者以財發身，不仁者以身發財。未有上好仁，而下不好義者也；未有好義，其事不終者也；未有府庫財，非其財者也。

孟獻子曰：「畜馬乘，不察於雞豚；伐冰之家，不畜牛羊；百乘之家，不畜聚斂之臣；與其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。」此謂國不以利為利，以義為利也。長國家而務財用者，必自小人矣，彼為善之，小人之使為國家，菑害並至，雖有善者，亦無如之何矣。此謂國不以利為利，

以義為利也。

(右傳之十章。釋治國平天下。此章之義，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，皆推廣絜矩之意也。能如是，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，而天下平矣。凡傳十章：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，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。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，第六章乃誠身之本，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，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。)

【問題討論】

一、大學之三綱領、八條目分別為何？請加以說明。

答：三綱領指明明德、親民、止於至善。八條目指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

二、大學云：「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」文中「所厚者」、「所薄者」指什麼？又為何這樣說？

答：文中的「所厚者」指「修身」而言，「所薄者」指「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而言。一個人如果重視次要的事務，更甚於主要的事務，那麼他已經犯了「本末倒置」的毛病，期盼他能成功，無異是緣木求魚。

三、大學云：「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」，原意為何？與今日用法有何不同？

答：「無所不用其極」原指竭盡心力，想盡一切辦法達到至善的境界，為褒義詞；而今日則是指做壞事時用盡一切卑劣手段，為貶義詞。

四、一個人處在忿懣、恐懼、好樂、憂患的情況下，心往往不得其正，試問在這種情況下，你會用何種方式來沉澱或舒緩心情？

答：可用靜坐、閱讀、聽音樂、冥想或找人傾訴、溝通等方式來改變心情。

五、諺云：「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碩。」其寓意為何？請就生活中的事例加以印證。

答：此句諺語是說：「一般人因溺愛不明，而不知道自己兒子的缺失；因貪得不滿足，而不覺得自家禾苗的豐美茂盛。」也就是說人常囿於偏見而不自覺。但要知道如果一個人偏見太深，識人不明，最後損失的還是自己，所以我們應努力地破除成見，致力於修身，才能使人生更趨圓滿。

六、大學在釋「齊家治國」時，提到「君子有諸己，而后求諸人；無諸己，而后非諸人」，其用意為何？

答：本章強調要正人必先正己，下屬與人民才能心悅誠服。儒家強調為政者要以身作則，才能去治理別人，齊家治國方能有所成效。正如孔子所說：「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？」(論語顏淵)、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」(論語子路)這些論點，正可與本章相呼應。